



特别侦察员

陈丽君 陈丽杰 王 泉

中原农民出版社

内容提要

该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为背景，描写了八路军冀中军区某部侦察员首飞。为了铲除两名罪大恶极的汉奸头子，化装潜入日伪盘踞的县城，在地下党组织的资助下，机智勇敢地同敌人进行了巧妙的周旋和特殊的斗争：巧安排，炸毁弹药库、击毙宪兵队长；明大义，刺杀商务会馆；以假充真，医院内智斗伪警察，随机应变智斗王扒皮，将计就计骗过敌川岛，连环计，智杀大奸商民会，直扑入魔爪袁胆，草木皆兵。

全书节奏紧凑，故事生动，具有很强的传奇性，读来扣人心弦。堪称《烈火金刚》的续篇。

目 录

第 一 回	鬼子兵血洗小李庄 侦察员探信桥头镇(1)
第 二 回	遇危难勇挑革命担 三勇士虎穴救亲人(13)
第 三 回	丁尚武挥刀斩敌寇 众民兵巧计战敌群(26)
第 四 回	三岔口活捉何志武 高粱地审讯何大拿(37)
第 五 回	凭计谋闯过四道关 侦察员首次闹县城(50)
第 六 回	区小队重建振神威 八路军歼敌大沙洼(61)
第 七 回	日伪军再建袭击队 游击区百姓遭灾殃(72)
第 八 回	侦察员奉命除汉奸 地下党详细说敌情(83)
第 九 回	王扒皮戏园逞淫威 单打一教训黑魔王(95)
第 十 回	交通员受刑宪兵队 赵主任巧定诱敌计(107)

第十一回	侦察员二次闹县城 躲追兵避难天成班(119)
第十二回	对亲人倾吐抗日志 除汉奸军民结同心(131)
第十三回	师兄妹买布绸缎庄 晓大义争取庞亚东(144)
第十四回	庞亚东假意言抗日 袭击队突击大搜捕(159)
第十五回	单打一初会王扒皮 王扒皮试探单打一(170)
第十六回	真作假院长护首长 假乱真吓走伪警察(183)
第十七回	杀贾二肖飞除恶棍 单打一二会王扒皮(197)
第十八回	探路径一进袭击队 辨真假川岛试肖飞(211)
第十九回	识诡计引敌自猜疑 王扒皮密谋搞投机(223)
第二十回	庞亚东详说内中情 王顺舟意杀庞文青(235)
第二十一回	操胜券各方安排定 梁丽梅坦然进敌营(247)
第二十二回	王扒皮乐极忽生悲 陈院长故意弄玄虚(259)
第二十三回	侦察员二进袭击队 天成班按计离县城(272)
第二十四回	连环计汉奸双授首 斩敌酋英雄立新功(286)

第一回

鬼子兵血洗小李庄
侦察员探信桥头镇

诗曰：

八路战士胆气豪，乔装打扮进敌巢。
杀奸除霸惊敌胆，人民群众乐陶陶。

又曰：

鬼子汉奸逞凶狂，烧杀抢掠似豺狼。
一日落在人民手，叫他一命见阎王。

几句小诗道罢，书归正传。今天咱不讲秦汉三国的刀兵征战，也不说唐宋明清的剑客好汉，更不表历朝历代的无头奇案，单表一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这场历时八年之久的战争中，我国人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尤其一九四二年，更是抗日战争中最为艰难困苦的一年。野兽般的日本侵略者，对共产党领导的各个解放区进行了疯狂的灭绝人性的大“扫荡”，在晋察冀边区的冀中解放区，敌人的“扫荡”更为残酷。

1942年5月1日，华北日军的最高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了对冀中平原的“全面大扫荡”，实行所谓的“闪电战”战术，组织机动部队突然奔袭，“纵横合击”、“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马蹄式堡垒线”、“鱼鳞式包围阵”、“反复拉网”、“剔抉扫荡”，或者故意留下空隙，以便“张网捕鱼”，妄图一举消灭八路军主力部队。在他们“蚕食”了的地区，一边实行野蛮的惨无人道的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一边修筑碉堡群、封锁沟、封锁墙，移民并村，组织维持会，梦想从根本上隔断八路军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达到摧毁我冀中解放区的目的。而冀中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却早已在敌人合击的时候，跳出了包围圈，并且瞅机会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日军恼羞成怒，把屠刀砍向手无寸铁的百姓，无数群众倒在了血泊之中。大“扫荡”过后，整个冀中平原是“无村不戴孝，处处闻哭声”！

咱撇开冀中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反“扫荡”暂且不讲，其它地区的人民斗争也暂且莫提，单表一表滹沱河下游北岸三区、四区人民的抗日斗争。在滹沱河北岸，有一个不满千人的小村子，名叫小李庄。这里原是冀中解放区的中心区，自打“五一大扫荡”之后，虽然说日伪军占据了附近的村庄，并且建立了维持会，可是共产党的区委、支部仍然存在，区小队和各村的民兵武装仍然到处活动，几个伏击打得敌人蒙头转向，死伤无数。日本人在这一带吃了亏，怎肯就此善罢干休？一天夜里，日伪军包围了村庄，村里的乡亲们来不及转移，一下子被敌人围住了。日本鬼子用刺刀逼着乡亲们，要

他们交出共产党员和民兵。乡亲们谁也不说，鬼子兵兽性大发，开枪打死了三、四十个农民，放火烧了一大片房子，还抓走了八十名妇女。虽然众民兵利用地形打了一个截击战，二十五名妇女被截了回来，其余的五十五名妇女还是被抓进了鬼子的中心据点——桥头镇。

小李庄这下可遭了大难了。乡亲们眼望着被火烧毁的房屋，血泊中被打死的亲人，心里想着被鬼子抓走的姐妹，能不伤心吗？那真是一阵阵揪心地疼啊！到处是一片哭声。可是光哭有什么用呢，死的不能复生，活的不能再让受罪，得快些想法子把姐妹们救回来啊。想什么法子呢？让谁去办这件事呢？不知是谁说了一句：“老少爷们，咱光在这儿哭，眼泪哭干了也没用啊，找孙定邦想个办法吧！”

众人一听，对呀，孙定邦为人厚道，乐于帮助人，平时说话、办事有板有眼的，说不定是个地下党员呢。对，找他想办法去。哗——人们都朝孙定邦家来了。

孙定邦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嘿，还真叫乡亲们给猜对了，他呀，就是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看年纪约有三十四五岁，个头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长得很结实，平时说话慢悠悠，遇事很有主见，而且心灵手巧，不但庄稼活样样在行，就是泥木瓦工、写写算算也拿得起来。他平时能主持个公道，乡亲们遇到个大事、小事，都想找他说说，请他出主意排解排解。自打反“扫荡”开始以后，小李庄的党支部书记、村长、农委主任都先后牺牲了，区委就任命他接任了这个村的支部书记。他在自家屋里挖了个地道，以掩护和救

护县、区干部和八路军的伤病员，这时，在他家的地地道里还有好几个人呢。头一个区委宣传部的副部长齐英，是个二十四五岁的英俊小伙子，小学教员出身，宣传、讲演十分在行；第二个是军区主力团的步兵排长史更新，掩护主力突围时负了重伤，被民兵抢救到这儿；第三个是军区骑兵团的班长丁尚武，也是个二十多岁的棒小伙子，身高体大，很有些战斗经验；还有一个是县里的卫生员林丽，是位二十岁刚出头的姑娘，她是在突围时和部队失掉了联系，辗转来到这儿的。在敌人包围小李庄的时候，齐英、孙定邦、丁尚武和民兵团长李金魁都躲在村外，他们组织了八个民兵，在敌人押着被抓住的妇女返回桥头镇的途中，利用地形打了个截击。李金魁受了伤。虽然截回来了二十五名妇女，可是还有五十五名妇女被敌人抓走了。怎样才能把她们救回来呢？齐英他们找着史排长，在一块儿商量对策。

史更新认为：目前形势是严重的，和组织上失去了联系，区委书记又牺牲了，全区的工作没有统一的指挥，这样不行，我们应该把这副担子挑起来。经他提议，让齐英代理区委书记兼区长，组织全区的民兵同敌人开展斗争。齐英也觉得义不容辞，表示愿意和大家一道，领导群众渡过难关。意见一致之后，齐英他们刚刚从地道里出来，乡亲们就来到了门口。

孙定邦一看，乡亲们找自己来了，认为这是个动员群众的好机会，便和齐英对一对眼光，清了清嗓子，高声说道：

“乡亲们，我们小李庄今天遭了这样的大祸，谁的心里都难受啊，可是光难受顶什么用呢？我们得想办法和敌人斗。要同日本鬼子和汉奸作斗争，一盘散沙不行啊，我们得组织起来。靠谁组织呢？靠共产党。乡亲们，我现在告诉大家，自从反‘扫荡’开始以来，共产党一直没离开我们，县委、区委就在我们周围，正在组织和领导我们斗争呢。你们看——”孙定邦说着话用手一指齐英：

“这位齐同志就是我们三区的区委书记兼区长。有区委领导我们，我们还怕什么！现在请齐同志给大家讲话！”

你别看孙定邦说话不多，可是象重锤一样撞击着人们的心哪！乡亲们无不睁大了眼睛，望着齐英，心里都在说：这下好了，有区委同志在这儿，姐妹们就有救了。

齐英是宣传干部，别看他领导武装斗争没经验，可是要让他在群众面前讲话，作宣传鼓动工作，那可是他的拿手好戏啊！你看他从容自如地往那儿一站，不拿本子不看书，扳着指头就讲开了。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讲得入情入理，越说越带劲。什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啊，全国各地区的反“扫荡”啊，毛主席党中央的部署啊，那真是一套一套地。乡亲们简直都听得入了迷啦！末了他清了清嗓子说道：

“乡亲们，大伯大娘们，兄弟姐妹们！今天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被鬼子抓走的姐妹一定要救回来！我们区委已经商量好了办法，请乡亲们放心。今后怎么办呢？从现在开始，三区就不再支应敌人，全体组织起来打游击，我们区委、区政府，不论什么时候都跟你们在一起！另外，我们三区的民

兵要尽快组织起来，区委任命丁尚武为三区民兵大队长，由他领导各村的民兵中队；任命孙定邦为小李庄村的村长。”

丁尚武、孙定邦各讲了几句话，群众就散去了。这次会议以后，小李庄村的乡亲们觉得有了主心骨，就不象以前那样慌乱了。

齐英、孙定邦安定了众人，然后分头通知附近九村的维持会长，让他们联名前去保人，能以保回来更好，要保不回来，再另想主意。说到这儿有人要问了：维持会都是日本人让成立的，这些维持会长难道不是汉奸吗？他们还会听共产党的？诸位，你可别这么说，要知道在滹沱河两岸，原来都是解放区，现在虽然被敌人占领了，这些维持会长表面上应付日本人，实际上办的一切事情都要经过抗日村长的许可。至于维持会长们能不能把人救出来，咱们先放在一边。

再把桥头镇的情况简单说说。桥头镇在这次大“扫荡”前后可是一场天翻地覆的变化啊。这儿原来是解放区的县、区民主政府所在地。反“扫荡”开始后，桥头镇也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战斗。那是在五月初的一天，我冀中军区的一个营三百多名八路军战士，被敌人的快速部队包围在这儿。日本的旅团司令官，绰号“猫眼司令”，见八路军抵抗得那么顽强，日本兵的死尸一片又一片，就认为这次一定是围住了共产党的大机关，说不定吕正操将军就在这儿呢。他调来了飞机、坦克、大炮，还有两千多名日本兵，把桥头镇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从天上到地下构成了立体火力网，对桥头镇实行狂轰滥炸，光是各种炮弹就倾泻了一千多发，至于

说手榴弹甩了多少颗，机关枪打了多少发，那就谁也无法计算了。日本人在那儿整整打了一天一夜，大部分房屋被炸塌了，镇里的树木被炸断了，连街道都被翻了个个儿。后来看看镇里没人抵抗了，猫眼司令才命令部队逐街逐院的搜查。嘻，别说八路军的大机关了，就连一个伤员的影子也没找到，战士们在营长赵保中的指挥下，早就化装成日本兵神不知鬼不觉地突围走了。猫眼司令拉走了三百多具日本兵的尸体，这才占领了破烂不堪的桥头镇。

你别看桥头镇被炸成了这个样子，因为它地处水陆交通要冲，所以猫眼司令还是把这儿作为中心据点，让他最得力的毛驴大队长和铁杆汉奸高凤岐率兵在这儿驻守。敌人又强迫附近的老百姓出人出料，草草修复了镇子，还在镇子四周筑起了碉堡。这样一来，桥头镇就成了鬼蜮横行的世界了。同志们想一想，小李庄的五十多名妇女被抓到了这儿，能会有个好吗？

且说小李庄附近大刘村、高辛庄、前后营、南北店、东西井、五虎寨等九个村的维持会长，按照齐英他们的吩咐，抬着猪羊酒坛等礼品，来到了桥头镇。先找汉奸高铁杆，又找日军大队长毛驴，想给他们说说好话，兴许会把这五十多名妇女放出来。谁知道对毛驴一说，毛驴把驴脸往下一拉，驴眼睛一瞪，扯开公驴嗓子咷哩哇啦怪叫了一阵，维持会长们吓得浑身直发毛，末了毛驴又嘿嘿冷笑了几声：

“你们给共产党的办事，不给皇军的办事，良心的统统坏了，死了死了的！”

几个维持会长一听可吓坏了，有一个胆小的尿了一裤子。他们赶忙说道：

“太君息怒，我们不是为共产党办事，这些妇女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啊！”

大刘村的维持会长刘老四，今年六十多岁了，年轻的时候参加过义和团，别看他年过花甲，身子骨还特别硬梆，胆子也大，敢说敢干。刘老四嘿嘿一笑，对毛驴说道：

“太君，你要说我们保人是为共产党办事，可冤枉我们了。我们这几个村的老百姓听说小李庄的妇女被抓到这儿了，他们都有点害怕，三三两两的商量着，要搬到外地去呢。太君你想，要是人都走了，这公路和碉堡还怎么修呢？我们几个这才来报告太君，这是为皇军着想啊。”

毛驴听罢，驴脑袋晃了几晃，冷笑了几声说道：

“你们为皇军办事，大大的好，你们的保人，我的同意，保去的好了。”

毛驴说罢，回头对身边的猪头小队长哇哇啦啦地说了几句日本话。

猪头小队长腰一弯腿一并：“哈意！”然后转身瞪着几个维持会长：“开路开路的。”维持会长也闹不清毛驴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好退出身来，跟着猪头小队长来到关押妇女的院里。

这儿原来是一所小学校，现在成了临时监狱。这几个维持会长一进大门，就看见地下躺着三具妇女尸体。还没等他们清醒过来呢，只听猪头小队长说道：

“她们的你们保走，其余的统统不行。”

刘老四等人知道再说别的也毫无用处，先把这三具尸体抬回去，找区委另想办法吧。众人这才找了三块木板，七手八脚把三具尸体抬走了。

且说在这个桥头镇上，有一家最大的饭馆，叫做“德顺饭馆”，这儿有五间门面，厢房设有雅座。这家饭馆是伪警备队长高风岐开设的，门面大，后台硬，生意也比其他饭馆显得兴隆。日本兵、警备队、特务、警察、日伪人员，把从农民那儿抢掠敲诈得来的钱，都拿到这儿来吃喝赌博。摔瓶子，掷骰子，打架骂街，真是乌烟瘴气。

这一天，几个维持会长保人没有保成，抬走了三具妇女的尸体之后，从这个小学校里出来了三个伪军，歪戴着帽子，叼着烟卷，一摇三晃来到了德顺饭馆。仨伪军进屋一看，十几张桌子都坐满了。正想叫堂倌，斜眼一看，有一个人独自占着靠窗的那张八仙桌，在那儿低头喝着闷酒。仨伪军一对眼光，来到那人背后，有个大个子伪军抬手就是一掌：“给爷让个座！”

还没等他那巴掌打到人家身上呢，只见那个人头也没回，“噌”一伸手，就抓住了这个伪军的手腕，只轻轻一按，这个伪军就“哎呀哎呀”地叫唤开了。

伪军这么一叫，满屋子的人都扭脸往这儿观瞧，只见这个人看年纪约二十来岁，长得是英俊漂亮，分发头乌黑发亮，粉白脸上宽下窄，桌上放着一顶时兴草帽，鼻梁上架着一副又大又深的墨色眼镜，遮住了眉毛眼睛，虽然看不清那双眼，

可伪军还是感觉到他眼露寒光，咄咄逼人。你看他身上穿青布裤褂，袖子卷到了胳膊肘那儿，左手腕上戴着一只崭新的夜光表；敞着怀，腰里插着一支长苗儿盒子枪，脚上穿着一双薄胶底鞋，显得十分潇洒俊俏。

三个伪军一看，知道此人有些来头，哪儿还敢要横啊！马上收敛了气焰，一个劲的陪不是：

“啊先生，大人不记小人过，我们有眼无珠，您老高抬贵手，饶了我们吧！”

年轻人哼了一声，轻轻一甩，那个伪军噔噔噔倒退了四五步，“扑通”一声坐在了地上。这一下饭馆里的人更惊讶了：

“哎呀，真是天外有天哪，看不出此人有这么大劲，轻轻一甩就把那大个摔了个屁股蹲儿，他是干什么的？”

“谁知道呢，看样子来头不小，我们还是少说为妙。喝！喝！”

大个子伪军从地上爬起来，刚想要溜走，年轻人又说话了：

“别走，你们三个都过来。”

“是是。先生你有什么吩咐？”

“你们三个这么横，是在哪儿发了洋财了？不拿出来点就想走吗？”

“先生，我们今个哪儿也没去，没有发财。要发财还能不孝敬您老吗？我们是刚从小学校那儿来。”

此人闻听“小学校”仨字，不由心中一动，仍然不露声

色地说：

“啊，你们警备队到小学校去干什么？”

“先生，您不知道，昨天毛利太君和高大队长在小李庄抓回来五十多名妇女，关在小学校那儿，我们小队是奉命在那儿看守啊。”

“这么说你们是吊死鬼刁秃子的人了。你们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伪军一听他口气这么大，哪儿敢问哪：

“先生，您不说小人也知道，您一定是司令部的人。”

“嘿嘿，你们的眼力还不错。我问你，那些妇女里面有年轻漂亮的吗？”

伪军一听，敢情是为这事呀，我们讨个好吧：

“先生，漂亮的也有啊，尤其是那个小姐，有十六七岁，长得那个漂亮劲儿就别提了。我们拙嘴笨腮，也说不清楚，先生要是高兴，就到那儿看看。”

“看看可以，只是我这次有特殊任务，不想打扰毛利太君和高大队长，三位就领我去吧。”

“行行，先生您请。”

年轻人一招手：“堂倌，算帐。”说着话顺手掏出十元伪票，往桌子上一放。

堂倌赶忙过来了：

“先生，您等着我给您找钱。”

“不用了，剩下的赏给你吧。”

“是是，多谢先生，您有空再来。”

仨伪军一看，人家出手多大方啊，比我们刁队长阔绰多了。三个人更巴结了。他们点头哈腰，等年轻人出了饭馆，才跟在身后，朝着小学校走去。

这个小学校里现在住着一小队伪军，共有三十六个人，小队长叫刁世贵，他是高铁杆的得力干将，专门在这儿看守被抓来的妇女。

三个伪军领着这个青年来到小学校门外，大个子伪军躬身说道：

“先生，您老在这儿等一会儿，小的这就去告诉刁队长。”

“快点，我还有要事呢。”

“是是是，马上就来。”

大个子伪军一边说一边跑进大院，时候不大，只见由打院里走出一个人来，边走边说话：“胡大棒，来人在哪呀？”

“刁队长，就在门外呢，您快去吧。”

伪军小队长刁世贵趿拉着鞋，噙着烟卷，迈步来到门外，他一抬头，和来人正打个照面，刁世贵不由得激灵灵打了个冷战：

“哎呀，原来是你——”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遇危难勇挑革命担 三勇士虎穴救亲人

话说伪军小队长刁世贵一摇三晃地来到门外，抬头这么一看，不由得腿肚子转筋，浑身打战，连话都说不成了：

“你……你……你是……”

“哈哈哈，刁队长，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怎么连我也不认识了？去年你带人为皇军运粮，半道上让八路军给截了，你那三十多个人死了二十六个，宪兵队把你抓去要杀头问罪，不是李某人说了几句话，才把你给放回来的吗？”

“哎呀，不错，我刁世贵有眼无珠，不识真人。李先生，您可真是我刁某人的重生父母，再造爹娘啊，我是今生今世也难以忘记您的大恩。李先生，哪阵香风把您给吹来了？”

大个子伪军胡大棒一听，这人真是司令部的，我可得献点殷勤，连忙插话说道：

“刁队长，李先生是贵人来到贱地，有话到里边说，站在这儿不方便吧？”